

Ren Jian Qian Gua



人间牵挂

renjian qiangua

● 赵富海 / 著

人间牵挂

人间牵挂

renjian qiangua

人间牵挂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近照

赵富海，山东人，在河南混日月四十载。及小看图识字，日积月累；及长练写，竟有《中州盆景艺术谈》、

《智慧的密码》、《浮生记感》等百万余字；及老翻书自赏，乐在其中。信率性而行，可遇不可求。对久远和逼近的日子，生活给予的，比不给要厚道。

目 录

感悟岁月

大馐	3
父亲,原谅我的心	8
槐树的叶子	11
那年那月菜篮子	14
顺水洗手	19
抓街	22
曾经的红薯	24
苍茫远去:148 元的批判	28
坐拥书城	31
婚姻编排	35
票证渊薮	41
半个妈	45
留下真情从头说	51
那如血一般的太阳花	58

青春安魂	60
父亲的存折	65
谎信儿	70
毛主席像章不寻常	74
女裸：一个冬天的素材	78
爱情的秤砣	91
淑玉从此逝	97
样板戏走样“四折”	100

白话世事

蓝色的钟情	107
关于位置	110
现在说校鲢	112
吸烟说“不”	114
断想三章	116
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119
找到绿洲的，是不挑剔的骆驼	121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123
注入时尚	124
为道德守夜	126
夜总会，不是会	132
美容与伪容	137
现在“老板”很时髦	139
生命动机	141
热狗原来是凉的	144

“包装”与“炒作”.....	146
黑白.....	148

编排人生

淡云飞.....	153
骨头.....	162
九擒九纵.....	168
情爱轨道.....	209
老鼠尾巴工程师.....	236

感悟岁月

大 馍

我曾经喜欢黑夜。

那倒不是因为黑夜的神秘能勾起儿时捉迷藏的童心复萌，或是与情人幽会的激动和浪漫，那是因为肚子。因为只有黑夜来临，我们兄妹三人能够多吃两个大馍。虽然，每次黑夜降临，我们的饥肠鸣响加剧，心狂跳不止，眼睁得格外大，什么事都无心去干，但我们宁愿永远这般下去，同时，我们暗暗祈祷为我们偷馍的炊事员李大爷快来，别出事。

现在我提笔写这黑夜与大馍与李大爷的故事时，虽然是黑夜，虽然不再企盼大馍，早上还偶尔牛奶、面包、煎蛋西餐一家伙。虽然已是脑满肠肥，年龄也超过了当年的李大爷，我已五十有二，当年的李大爷不过 49 岁；但那许多个黑夜，许多个大馍却常常魂牵梦绕，让我回到 30 多年前，常有“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感觉。

那年我 14 岁。那是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蔓延中国大地的饥荒开始了，后来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饿着肚子还要勒紧裤带偿还苏联老大哥的债。我母亲病故，我们兄妹 3 人，“举家”随修铁路的父亲到郑州。“家”除了我们 3 个没娘的孩子，就是 3 床被子和几件破衣服。不必置买锅碗瓢勺，我们要去吃工人的

人间牵挂

大食堂；住也不操心，不必租房，父亲不让我们离他太远，也为了照顾方便，就让我们住在铁路工人的简易工棚里，20余人的通铺边上扒了3个小窝。吃食堂，住20多人的大宿舍，又新鲜、又热闹，上学从不迟到，因为天天早上工人们集合出工的哨声也同样吹醒我们。

人在饥饿面前，尊严和面子就会失去很多。工棚里的工人多是菜色的脸，吃饭山响，吃完多数人再把碗边舔个干净，绝没有人有剩馍、剩饭，馍渣掉在桌上也要用手拈起放进嘴里，连刷牙也舍不得吐掉。想想现在职工食堂乱倒的饭菜，简直是罪过。常常发生工人与炊事员为饭没打满或馍小而争吵；偶尔也会发生工人的饭票被人偷走，被偷的人不是暗自掉泪，就是高声大骂，然后再侦察别人是否多买了馍。其实是白费心思，既然有偷的胆和智慧，多买了，找个地方吃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这些事不仅没有引起我对工人的不恭和反感，往往是看见、听见这些事更加剧了我的饥饿感。铁路上的线路工全是重体力活，抬枕木、卸石子儿，每月工人的粮食定量只有36斤，肉2两，点心半斤，菜是每天2两。为了方便和省事，食堂把馍蒸得特别大，每个4两，所以工人叫它大馍。就是说，干多重的活，多棒的小伙子，每天也只是3个大馍。吵归吵，骂归骂，干起活来却不惜力。不惜力的他们又常常被各种“大干”、“动员”、“誓师”等口号和大会所激动，干活更卖力，也就常有人饿昏在工地上。救护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不必打葡萄糖，一碗甜汤就醒过来了。那时正建设中国铁路最大的郑州枢纽站，所以“会战”时而发生，土方、石料进程日新月异。我是眼瞅着枢纽站由平地步步升高，铁道一节一节与全国的大干线连结起来，火车排山倒海地开来又开去的。一天只有3个大馍的工人硬是让枢纽工程提前一年通了车。

工人对我们（14岁的我，12岁的妹妹，10岁的弟弟）很关照，那倒不是因为父亲是他们的工长，而是因为心疼这3个没娘的孩

子。他们带我们出去玩，逛公园、捉蚂蚱，晚上给我们讲故事，现在我仍记得工人王叔叔讲的“兰巴”系列故事。也给我们买东西吃，特别是在大食堂吃饭，他们常常装作吃得很饱的样子，往我们的饭桌上放半块馍，或是一碗稀饭，以补充月定量分别是20斤、18斤、14斤的兄妹3人。衣服也送（那时布票也紧张）。后来，工人家属水仙阿姨主动承担了我们兄妹3人的洗衣、做衣、缝缝补补的活计。这样，没日没夜在工地上忙的父亲就显得可有可无了。穿破、住脏都不怕，就是吃不饱。我们正长身体，上学路又远，每天步行到10里之外的南阳新村上学，中午回不来要带干粮。按我们3人的粮食标准，每天是3个大馍，除去喝稀饭不足两个大馍，中午3个人只能带两个馍分吃。没有其他副食，就这样，一开始我们常常吃超，管伙食的张大叔就采取了两条措施：馍票由他统一管理，每周给我们发一次；每月从集体伙上挤出几斤点心票来给我们。这样，我们兄妹3人才可勉强不饿肚子。半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父亲带一批民工到三门峡抢修工程，一去半年，张大叔也同去。偌大的工棚只剩下我们兄妹3人了。过惯了热闹的生活，忽然清冷下来，一到黑夜我们就害怕。很快，饥饿便替代了害怕。没有人给我们管馍票，没有点心补充，也没人给我们放桌上一块馍、半碗饭了。远在三门峡工地的父亲口粮有限，也只能写信、带信问问情况。我们的馍票每月最多能吃二十七、八天，剩下一两天就要饿肚子。常常晚上没饭吃，六神无主，学不进、坐不下，害怕就成了次要的了。

饿急了也会生法，我们不得不采取早上少吃，晚上不吃来保证中午3人能有一个大馍享用。放学回来，喝几杯热水，倒头就睡，“人是一盘磨，睡下就不饿”。这话开始有效，时间长了半夜常常饿醒，年小的弟弟常常在梦里呼喊：“大馍，大馍！”

我们就这般地熬着，盼着父亲、张大叔，还有工人们回来，撕着日历，想着他们的音容笑貌当然还有吃的。

有一天，是个黑夜，我们的苦熬有了转机，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有人意外地给我们送大馍吃，而且是一如既往地送。这黑夜也就永远地温暖我们兄妹3人的心，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这一天，傍黑，我们刚睡下，炊事员李大爷忽然来到我们居住的工棚，说是找几张席子。见我们早早地睡下了，边拉席子边说：“小懒虫，不知道学习。”弟弟一下子从被窝里坐起说：“肚子饿，天天不学习，睡了就不饿。”妹妹小声说：“馍票不够吃。”李大爷啊了一声，放下席子问：“天天晚上不吃饭？”弟弟扳着小手算，说：“5天了。”我大一些，不好意思说，再说，弟妹饿肚子与我管理不善有关，只是静静地看着李大爷。李大爷给我披披衣服，拍拍我的头说：“乖，娘死了，爹出差，可要带好弟妹上学啊。”就走了，大约过了个把钟头，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打开门进来的是李大爷，他神色紧张地看看周围，又示意不让我开灯，然后才从棉袄里掏出个扁扁的东西，说：“给，大馍，喊醒弟妹吃吧，吃了睡得安稳。”其实弟妹也醒了，见是大馍，高兴地差点儿叫出声来。李大爷立即用手捂住了他们的嘴，小声说：“光吃，别吭气儿，可别说是我送的。”瞅瞅门外无人，一溜烟走了。

是两个大馍，只是被挤压得扁扁的像发面饼子。面对热乎乎的大馍，我们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来不及想更多，几乎是没有什么过程，兄妹3人三一三剩一摸黑把馍吞下了肚子。吃了馍，来精神了，小声议论李大爷多好，小声议论希望李大爷能经常送大馍，哪怕是一个。李大爷用什么手段，应不应当，对饥饿的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说出去。我先保证。妹妹说给不给老师说，弟弟反对，他说，一给老师说，老师就把大馍没收了。我们都发了誓，才安稳地睡去。

从那个黑夜之后，李大爷天天来送大馍，两个扁扁的、尚有余温的大馍；从那个黑夜之后，我们兄妹三人再也不钻到被窝里忍饥挨饿了；从那个黑夜之后，我们天天盼望黑夜的降临。黑夜，比白

天还美好，黑夜成了我们的节日。刮风下雨，冰冻大雪，李大爷都照送大馍不误；有时早些，有时晚些。下雨时他淋一身水，下雪的晚上他披一身雪，感冒、发烧，他也照送不误，他说这事可不敢让人代替啊。他说，我从小没娘，没娘的孩子可怜啊。多少年之后，我们把黑夜李大爷送馍的故事讲给爸爸听，他许久说不出话来，背过脸去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说：“恩人，老李！”也是在多少年之后，我都参加了工作，去看望已经老了的李大爷时，说到那些个黑夜，那些个扁扁的、尚有余温的大馍时，李大爷笑了，说：“孩子乖，你知道为什么两个大馍是扁的吗？我是怕一个不够你们3人吃啊，就趁着抬蒸笼时，一手抓一个，然后用力一挤，把两个馍挤扁塞到怀里的。挤扁了不占地方，趁着热气大，谁也瞧不见，可有时候把我肚皮都烧疼了，起了不少水泡泡。孩子，你们饿得睡不着，可我每次偷馍送给你们，回来吓得睡不着啊……”

我的好李大爷，我上前抱住这个瘦高老头，直到我的泪水涌出眼眶，跌落到地上。这泪水是激动、是感动、是真情，这泪水又是痛苦的回忆和对黑夜、大馍的怀念。这黑夜和大馍使得我们兄妹3人渡过了饥荒，也使在远方的父亲放心工作。我们能够健康地成长，没有害什么302、303等肝炎、浮肿病，能说和黑夜，和这大馍没有关系吗？能不感谢炊事员李大爷吗？

30多年过去了，也许李大爷早已作古，但那许多个黑夜和大馍却让我回味一辈子，在黑夜里为我们送大馍的李大爷也永远地活在我们兄妹3人心中。我也会把这黑夜和大馍的故事讲给我的朋友、我的子孙们听的。在蔓延中国大地的大饥荒年代，有一个黑夜和大馍的故事发生……

父亲，原谅我的心

父亲有两副假牙，这两副假牙先后置下，但都未镶，原因是牙床太平而无法镶，这两副假牙就像杂物一样，丢弃在小厨房的角落里了。

我深深地为父亲的这两副假牙羞愧，甚至追悔终生。这两副假牙与我的大意和敷衍了事有关。

40多岁的时候，父亲的牙齿开始脱落，50岁刚过，由于牙病他的牙齿便无一保留，这和他下煤窑、修铁路的颠沛流离生活有关，也和母亲的早逝有关。牙疼是他的老毛病，疼起来他坐卧不宁，喝凉水、吞花椒、打针吃药。他不堪忍受牙疼的折磨，陆续将牙齿拔掉。那时的父亲张开黑洞洞的嘴，靠上下牙床“磨”食物，“磨”进馍、菜、汤。年节假日里的家庭聚会，乐哈哈的父亲接受儿女们频频地朝他碗里夹鱼夹肉，又乐哈哈地将肉放入嘴里“磨”。但他不能吃鱼，因为没牙齿将鱼刺剔出来。青菜须切得很碎，才能下咽。20多年来，父亲就是这般地生活，在这期间，父亲曾带领千余民工完成了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工程的部分土方石料任务，参与修建中国的另一条铁路大干线——焦枝铁路；唐山大地震余波未平，他又率人奔赴唐山修复震毁的铁路……退休之后，父亲仍独身一人，靠这越来越平的牙床“磨”着食物，“磨”着生活，“磨”着沧桑岁月。

有一次，父亲犹豫再三地对我说：“人没了牙，就显老。”我说：“你都50岁了，老就老呗。”父亲半天没吭气，然后又犹豫地目光躲躲闪闪地说：“人家说镶一口假牙就显年轻，再说，也能吃硬东西，我现在是一点硬东西都不能吃，牙床疼……”我说：“镶吧，你别乱找街上的医生，等我领你到医院。”

父亲连连说，中，中。他知道我的朋友多，镶个牙，区区小事。他兴冲冲地回单位上班了，我爽爽快地答应了，也干脆地忘光了。过了有半年，当我去他的单位，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一副假牙时，这才心头一震。而父亲却夺过假牙小声说：“我见你忙，就自己去镶了，谁知道把牙床弄坏了。”我埋怨父亲自作主张，自找医生，又答应他下次镶牙我陪他到大医院。

在一个父亲调休的星期天，我们做了鸡、鱼等好吃的等候父亲。父亲很是高兴，看看桌上的菜，却不动筷，说：“没牙了，咬不动，我喝点汤吧。”大家都停住筷子，看看父亲，又看看我，都不说话。一岁多的儿子说，爷爷没长牙，爸爸喂爷爷。父亲笑了，弟妹也都笑，我却笑不出来，慢慢把鸡汤倒入父亲的饭碗里。

我真后悔。父亲那已经被食物磨平了的牙床，再被强行安假牙，这该多么痛苦。怪不得有一段时间父亲的脸又肿了。细想，在这期间，父亲曾有两三次问我，还是那么忙？在他听到和看到儿子确实忙时才自己上街镶牙的。粗心的我，根本没有留意这些。而父亲第二次自己上街镶牙却不是因为我忙，而是因为我太“闲”了。

这“闲”是因为我被免职。父亲是从我的情绪上看出来的，但他从不过问。有一次，我问父亲是否还镶牙，我有时间陪他去了。父亲连连摆手，说：“不镶了。50多了，镶个牙再托人，不值当。”可他却自己上街找医生镶牙去了。我明白父亲的用意，不想让我托人，以免尴尬，自己去镶，也免去我再操这份心了。在这段时间里，久住工程队的父亲忽然把小厨房打扫干净，又在厨房外搭了凉棚置放炉子、炊具。他从工地搬回，住在小厨房里。7月的天气，厨

人间牵挂

房里热如蒸笼，父亲常常在屋外乘凉到下半夜两三点钟。他住厨房的那段时间里，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带着我的孩子，在我上下班的必由之路去接我。无论是中午或晚上，父亲都会在餐桌摆上两只酒杯，倒上酒，看着我说：“喝点吧，酒还是好东西。”便再不说别的了。

我常常是端起酒杯，眼睛发潮。父亲的搬回家住，父亲的陪我喝酒，父亲的带孩子接我，那是他担心失意后的儿子会出意外，而一切又都是在不言中。我的父亲，这一切的不言中，却蕴涵着父爱的沉重和力量，冷静而又生机勃勃。第二次的镶牙，仍然是父亲自己去的，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早已磨损的牙床太平了，强行镶上不适，牙床肿大，热汤饭难以下咽……

父亲从此既无真牙也无假牙。

而我，却有了终生的憾。

槐树的叶子

槐树的叶子是没有“红花须有绿叶扶”的“绿叶”的光荣的，也无《松树的风格》、《致橡树》的殊荣。我曾寻觅歌吟槐树的诗文，没有，我很是伤心。这万千树中的槐树就不值一歌一吟吗？

我站在槐树面前，仰望它那苍劲、老迈、深褐色的树干；仰望那黑绿的、圆润的叶子；仰望它默默深扎大地、撑起一片绿荫……

我对槐树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槐树不是一般的树，它曾与饥饿的中国人一块共过患难啊！确切地说，槐树是用它的枝、叶、花——生命的一部分，支撑了拯救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中国人，其中就包括我。

发现刘老师死在宿舍里是两天之后的体育课，刘老师是教体育的。齐刷刷的学生站在学校的操场上，女班主席哭喊着向全班同学报告了这个噩耗。女生们先哭，而后是一片哭声如潮般卷向刘老师的宿舍。饿死人的事是经常听说的，同学们的哭声，只是对爱戴的老师的一份情感，决非惊慌。36年后，一个偶然的时机，我来到母校，站在刘老师的宿舍前，久久伫立。刘老师的宿舍已经外租成了一家小厂的工作间了。推开门的时候，一位抽着烟的人问我找谁，或是有什么活让他们加工，我摇了摇头。

我寻找36年前的刘老师，寻找刘老师坐着死去的那张椅子和

他手中的钳子、铁丝、竹竿，还有摆放整齐的让学生用来勾榆叶、槐叶的钩子。刘老师说：“别爬树，小心摔着，另外……”另外，他没说明，他知道，肚子吃不饱的学生是没有力气上树的。为人师表，不便说明是了。于是，刘老师就自己买了竹竿、铁丝，做成一个又一个捋树叶的工具分给同学们。

36年前的中国大地被饥饿笼罩，连公共汽车也没了吃的，而改用煤气做燃料，上坡时缓慢得像爬行。城里人开始向乡村觅食。灰蒙蒙的天空下，农村的地里干干净净，一块红薯地，在农民几经出过红薯，再邋上三两遍之后，城里人从四面八方涌进红薯地，大海捞针般，想邋出一块红薯头；收麦季节也一样，能像拾珍珠一样拾到几穗麦子，立即坐在地边搓搓吃掉。在邋不到红薯、拾不到麦穗的日子里，城里人的眼光开始投向地里的野菜、茅茅根儿、河里的杂草、榆树的叶子（榆钱儿早就在萌发时捋光了），而后是槐树的叶子。

槐树叶苦涩，远不如它的花好吃，现在有些饭店蒸槐花，已当稀物对待，价码也高。那时的城里人是轻易吃不到槐花的，因为在槐花爆芽时，农民早已将其捋光了。采集到槐叶，吃槐叶，城里人已很幸福了。小心地将槐叶儿捋下来，一般不能鲜吃，也无法炒菜（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用水洗净，晾干，再用手揉碎，拌到白面或玉米面里边，蒸馍，或者烙饼。馍是绿的，饼也是绿的，有的小孩儿贪吃，圆圆的肚皮也泛绿色。那时，“节约粮食瓜菜代，全民动员渡荒年”。学校也不例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亲自动员教师和学生捋槐叶，说用槐叶充饥是刘老师的发明，大家还给刘老师鼓掌。老师食堂门外，堆满几大筐槐叶儿，大部分是刘老师捋的。老师们利用课余时间洗净、晾干再揉碎，蒸馍烙饼。

刘老师家居农村，会爬树，捋槐叶也是把好手。学校组成小分队到农村捋槐叶，同学们都愿跟刘老师一组。那时，刘老师已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摞一个坑，他还说，惭愧，人人变瘦，我吃胖。后来